

曹音经文释疑书系

周易释疑



曹 音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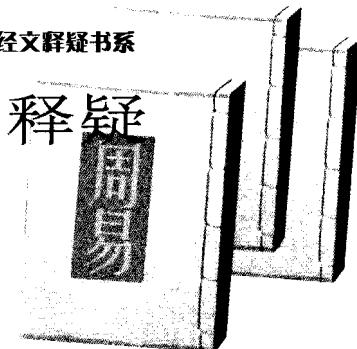
读懂经典

丛书

丛书主编 方立平 杨宏声

曹音经文释疑书系

周易释疑



曹 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易》释疑 / 曹音著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8

(读懂经典丛书 / 方立平, 杨宏声主编)

ISBN 978-7-5426-3606-5

I. ①周… II. ①曹…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0303 号

《周易》释疑

著 者 / 曹 音

丛书主编 / 方立平 杨宏声

责任编辑 / 方 舟

特约编辑 / 陈宁宁

装帧设计 / 方 舟 孙茂盛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校 对 / 莲 子

策划统筹 / 7312 · 舟父图书传媒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1

书 号 / ISBN 978-7-5426-3606-5/G · 1162

定 价 / 28.00 元

“读懂经典”丛书总序

我们相信，每位开始阅读眼下这套典籍的朋友必然会有如下期待：通过“读懂”一部部经典，能浴身于古往今来东西方文明长河中的人类不灭的智慧之光。为此，我们郑重地承诺，将百倍努力，上下求索，像推介曹音先生“经文释疑”这一开卷之篇一样，会将更多的文翰精粹、圣贤述作推荐于诸位面前。人生在世，经典是必须读的，因为经典是文明的沉淀、历史的结晶，是文化的“舍利子”，会像雅典娜透射出奥林匹斯的神采，会像孔夫子、柏拉图的头颅散发出不灭的思想火焰，会像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或帕台农神庙叙述着先祖们的生生不息的传奇。经典又是必须“读懂”的，为此，必须有更多的学者来帮助进行“释疑”、“考疑”和“驱玄”、“去芜”的解读工作，使每一部真正的经典经过解疑解惑如日之光、月之华一般穿越时空、照彻心灵，并辉映生命旅途。确实，由圣者哲人的智慧之光陪伴，这将是一件何其快哉的事啊！我们会由此而变得比他人更聪慧、更智谋、更高尚，因而也更具力量。

方立平
2011年7月

“曹音经文释疑书系”序

近年来，曹音先生在从事“经文释疑书系”的写作过程中，和我谈得最多、且最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周秦城邦制度问题，其中也讨论到《周易》研究中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自从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以后，相继又有一系列的著作发表。有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对今日易学研究实有根本的启发性，故特别为我们看重。我们极为赞同成中英先生对《周易》所下的基本论断：《周易》乃“先周”历史发展的思想成果，《周易》乃是一本形上学、本体论的书，它是以一个“用”的形式呈现其“体”，无其“体”则无此用。（《易学本体论》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现在可以进一步具体地说，《周易》之“用”，乃家国社稷之大用，是可以纳入周代城邦文明的论域来深入探讨的。具体而论，西周创建封建制，实质上是推行周文中国（实指“周室”）的礼乐制度于“天下”，《周易》根本上确立了封建政治的原理，所以当“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这里，“周之所以王”一语尤有提示作用：“王”即“王天下”，以何王天下，以封建方式，而封建的基本方式就是“礼”（礼乐）。就“封建”一词的整体意义而言，《周易》一词屡见于《周礼》是可以理解的。如何从西周封建城邦政治，理解《周易》与《周礼》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周易》与《尚书》（特别是“周书”部分）和《诗经》的相关性，仍然是一个新课题。我们之所以首先要端出一些大问题，是因为理解先秦经典，不明其语境，妄加推阐，似乎理解很现代，其实多是无根之说，于学问无补。必于文字、器物、典章、制度的名与实关系有所明了，古书的意义才可以活泼泼地被我们领会。这与时下提倡“国学”而论《周易》者，有同有异。其同者，名也，其所指、其理解则相异。我和

曹音先生也乐于采用“国学”的说法，但强调首先要从语源上领会“国学”一词的原义。“国学”一词始见于《周礼》：“国学”乃“国子”之学，子是男子的美称，即作为未来城邦公民的年轻的贵族，实施邦国子弟的教育。因此，国学乃邦学。四书中的《大学》一篇所论的“大学之道”，即“国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其进阶和德目，一入一出，即由“外王”而“内圣”，复由“内圣”而推“外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古”，《大学》引诸《尚书》和《诗经》，归诸孔子，根本依据则是《周礼》封建规划的那一套。此历史性的语境不明，奢谈“国学”，但见其流变，莫知其“源”之所出矣。这是读先秦古书的关键之关键，也是曹音先生已完成的“经文释疑书系”七种的学术用意。明乎此，就可以读“曹音经文释疑书系”了。

或可略作几点说明：

一、传统著述中，有一类书以“考疑”或“考信”名之。读古书时许多问题往往在疑与信之间，考释作为去疑取信的方式，思考起了根本的作用。古书中存疑之处何其多，故有学者特重考证、考据，乃思考向专深的方面展开，可谓专题性的研究。曹音先生的“释疑”特重文字和思想含义的考释，恰如哲学诠释学所强调的，致考疑就是“追问”。

二、“曹音经文释疑书系”隐设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性的结论散见于各书，即：“六经”乃文、武、周公之书，其中尤以周公的贡献为大。就像《尚书》中的周书以周公的诰文为主体一样，《周易》和《周礼》的主体乃周公的创作，而周公的诗乃《诗经》中最早的具有个体情感抒发的抒情诗——同样有理由认为，孔子所谓“诗可以兴”、“诗可以怨”主要是就诗的抒情性而言——而不同于雅、颂中仪式性的剧诗和史诗性的叙事诗——有理由认为孔子所谓“诗可以群”特别适宜对雅颂进行说明——而“诗可以观”则是总原则。

三、“六经”是周文中国的典籍，孔子赞叹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是对着这些洋洋大观的历史典籍而说的。从武王伐纣西周开创到战国末期“周室”败亡的周文中国，乃中国典型的城邦时代。“封建”一词的原义就是封土建邦，以城邦为单位或单元，建立以“周室”为盟主的大城邦联盟，这个大城邦联盟，就是“天下”。“六经”乃封建革命之书，乃周文明奠基之书。

四、因此，今日所谓的“国学”，在先秦时代就是“邦学”，与希腊城邦制度在政治结构和运作原理上大有可比性，只不过希腊之邦多如老子所形容的“小国寡民”之邦，而春秋、战国之邦多为“大邦”，在早期中国，不是没有希腊那样的小邦，而是由于史记不全，仅能在《尚书》中略见“万邦协和”之史影。

五、周公制定《周礼》，对中国城邦政治原理作了详尽完善的规划，《周礼》所确定的推行的礼乐，被设想为应该贯彻到封建制度的任何方面，孔门《大学》所谓的“大学之道”，就是对《周礼》的礼仪所作的原理性的哲学说明。

六、《易》为六经之原，“世历三古”，归诸圣王哲人之作，乃是中国历史文明创造的见证。具体而言，《周易》相对于传说中的《连山》、《归藏》具有创建性，且不同于后来《易传》那样注重原理性的说明。《周易》以事设譬，以物类比，特别以西周“开国承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卦爻辞中流露的心绪精微入理，其韵致情调则与《诗经》相互发明。

七、历来解释《周易》，多根据《易传》，《周易》反倒成了例证，本末倒置了。《周易释疑》的根本想法就是强调《周易》本身就具有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它的历史含义的丰富性仍有待我们从历史语源学、符号学和修辞学，乃至广义诗学的观点进行探讨。《周易》全体用韵，语意隐约微妙。卦爻辞本身自成体系，研究《周易》，从卦爻辞入手是合适的，这是古法。春秋时代，人们以《周易》断事，基本根据卦爻辞求其理由而进行发挥。这一点可以深为留意。

八、《周易》的诚信（天诚人信）世界观，即所谓的“三极之道”：“天道、地道、人道”。总而言之，亦即《易传》所谓的“易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尚

其象,以卜筮尚其占。”(《系辞》上)从今天的观点看,则可以归纳为三层意思:(一)天地定位的宇宙观;(二)人文化成的社会和人类制器尚象的文明创造史;(三)个体与社群、物我关系的自觉与个人主体意识的确立、个体意识的觉醒,乃是人类进化的具有永久意义的成果。对生命、对生活进程的领会,归诸既济与未济。

九、“曹音经文释疑书系”已完成七种,最先完成的是《论语释疑》。曹音先生此书用功最多,历时五年,犹勤勤作修订。其次是《周易释疑》、《诗经释疑》、《尚书释疑》、《大学释疑》、《中庸释疑》、《道德经释疑》。曹音接下来的书是《周礼释疑》。我们有一个基本观点,《周礼》一书虽然经后世的增修订正,其基本内容和思想,归诸仪式、礼节、典章、制度、器物、命名等等,全书的基本架构可以追溯到西周,故其名物德目与《周易》、《诗经》、《尚书》相映成趣,可睹其灿然周文中国之文明成章之盛貌。这是一种建立在物质创造基础上的精神文明,洋洋乎耳,盈盈乎目,充满了文化创造的喜悦之情。

十、“曹音经文释疑书系”之作,“先立其大体”。历来的经典考释,多是概括性的研究,在落实到经文的理会和解释时,大多研究者则多“步步为营”,不敢越雷池半步,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因此,具体的研究与设想之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形成张力。

十一、“曹音经文释疑书系”在经文阐释时,采用直解方式。历来注解疏证,详尽有加,疏朗澄明的解说则不多。读史亦如读诗,有兴味才好,读出情趣才好。现代读者,直面古典,直面古典所面对的事情;那是历史性的智慧,要用我们自己的聪明去领会的,就受用了。

2011年5月5日,杨宏声写于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周易释疑》序

近年来，坊间流行《周易》，曹音先生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本不那么“八卦”的《周易》，这就是《周易释疑》。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情形下，不仅“国学”八卦，电视节目八卦、娱乐圈的八卦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始作俑者，就是“易学热”。曹音先生颇不以为然，著书立说，欲纠其弊。

曹音先生以为：《周易》乃理性之书，而非卜筮的迷信之书，象数学乃是《周易》的发挥。故《周易》的思想和学术原理的研究，应该以卦爻辞为主，卦爻象为辅。由此可见，《周易释疑》颇有“反潮流”的精神。我自己解“易”基本上可归于繁琐派，莫知反途。我自知“简易功夫终究大”（陆象山语），读《周易释疑》给我许多启发，也推动我进一步思考卦爻辞系统的整体思想意义问题。许多具体问题无疑是可以展开讨论的，然而，坚持理性批判的立场，在今日尤为必要。

《周易释疑》是我读过的最清通简明的易著之一，决疑考信，颇有创见。从来没有读过《周易》的朋友，要是对这本古书感兴趣，我向他推荐《周易释疑》：这是学易的方便之门。学“易”宜有进阶，从简易入门，先识字，辨别文意，晓得同样的词，古今词义的变化往往很微妙，熟读之，渐渐就有自己的主见了。读书贵自得，有没有主意，到底是不一样的。即使对《周易》研究有年者，文字功夫不嫌其深也。因此，《周易释疑》是一部适时之书，对于初学的读者，不仅要学读《周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鉴赏力和趣味。

曹音先生早年治国际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留学东瀛，游学美国，一直对中国传统典籍情有独钟，于文学、史学颇下功夫。在文字学和史学上，曹音先生继承的是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新学的传统，重视考古新发现的文字和资料和史籍，好学善思，

勇于独立思考，故研读古书，多有发人之未发之见。曹音先生有一方闲章：“五十以后读经”，自明心志。总其著作曰“释疑书系”，其实是记述其治学由“释疑”而证其信的学术心得，而成一家之言，故我乐于向读者推介，期以同样关心文化和学术的通知朋友，乐于讨论焉。

曹音解“易”的首要步骤是将《周易》与《易传》分开，再将卦爻符号系统与卦爻辞分开，视卦爻辞为一个完整的表达系统和意义系统。其释疑功夫在文字考释：说文解字，凡有疑义，则从正字、辨析名义入手；继而考诸史，征引文献，务求实义，每一点都做得很细致、很透彻，却能做到要言不烦。《周易释疑》的明显长处和特色，就在简明。我们不妨从当代注释《周易》的优秀著作中寻找参照的例子。如李申先生主编的《周易经传译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虽然明确主张研究《周易》应将经和传分开，而在实际做的时候，仍然采用将《文言》、《彖传》、《象传》、（大、小象）附于《周易》本文进行串解，“舍不得”割舍。今传本《周易》十二篇的经传相合之结构大体可以追溯到西汉时代的费直，他是汉代古文易学“费氏易”的创始人。“费氏易”重义理，其解《周易》，据《易传》而阐释《周易》。从费直开始将《文言》、《彖传》、《象传》附入《周易》，被王弼、韩康伯采纳，“玄学易”兴。费直、王弼的《周易》合《传》本也大为流行，几乎就成为定式。五四运动以后研究《周易》的学者中，许多人都主张将《经》《传》分开理解，然而多数只是部分地修改旧例。例如高亨先生注释《周易》仍采纳费直、王弼将《文言》、《彖》、《象》附于《周易》相应的地方的办法。今日许多解《周易》之作，亦不破其例。实行后一步骤（即单独强调卦爻辞的思想意义）确实较难，也有不便，因为习惯成自然。历史地看，卦爻符号和卦爻辞在成书时就构成一体，且构成了《周易》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部书的特色。然而，如欲超越《易传》的象数论和汉人繁琐的象数学，回到《周易》的语境来理解文字与符号之关联，用文字的推想类比的方法确实最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曹音先生解《周易》，采用现象学的“悬隔”方法：对卦爻象存而不论，因为，仅仅是卦爻辞已有胜义可探，真可谓“食肉不食马肝”不可谓

不知味。再说,《周易》之为易学,素称难学。历代易著无数,各擅胜场。故治《周易》者有一得之见,称为可贵。索之《周易释疑》,于文字辨析最用功夫,故收获也多。曹音先生之举可谓勇举,亦是智举。特别对于今天的读者,我们与古书相隔遥远,然与古书的历史精神却能直接相契,在目前易学研究日渐深入又日显繁琐的情形下,重新回到《周易》的历史起点上,从更接近《周易》文本的原貌来读《周易》文本,直接见证《周易》的智慧,乃是适时之举。因此,《周易释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读本,它还隐然揭示了一种从人文科学的观点研究《周易》的方法,曹音先生主张将《周易》放在殷周文字和西周典籍的语境中直接考疑索其语义、用语、观念和实现,体现了当代易学最富于睿见的一种路向。

《周易释疑》乃曹音先生的“自明诚”(《中庸》句)之书,作者往往从字里行间读出“诚”、“信”。今日易学复兴,逞智之士每好卜筮象数,玄其学而自炫。君子或异乎是,游心于“易义”,最可安神益思。读曹音先生新著,时有心识开明之感。考释其语义,吟味其哲思,则不仅是在读书,亦是在作人生的亲切体会了。

曹音先生著《周易释疑》,每有所得,就会在电话的那一边言之无倦,兴语如注。每次见面,一字一句之辨,必求确解而后心安理得。古人所谓日讲习而已,学而不厌,大约就是如此情形了。

略敷数言,聊充序言,亦吾与曹音先生讨论之记录也。其中的基本问题大家还在争论,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2011年5月5日,杨宏声写于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前 言

《周易》恐怕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最晦涩深奥，最充满悬疑，最难以理解的一部书。它与中国其他古代经典不同，除了文字表述即经文外还附加了卦象和爻数，正是这些卦象和爻数把原本不是那么复杂的《周易》给搞复杂了。自春秋战国以来，论述和诠释《周易》的著作达数千种之多，研究《周易》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从大的分类看，《周易》研究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象数派主要研究《周易》卦象和爻数的象征预示意义，义理派着重研究《周易》经文所阐述的哲理。两者相比，笔者认为研究义理要胜于研究象数。但是研究《周易》义理的目的应该是正本清源，还《周易》经文本来面目，使人能够读懂它，而不是将它弄成玄学，使人无法理解。对今人来讲，研读《周易》首要的是读懂它的经文，从中探索我们祖先的哲学思想。下面就简略谈一下我本人研读《周易》的经验和体会。

一、了解《周易》的篇章结构

欲求读懂《周易》，首先必须了解其篇章结构即每卦的构成。《周易》每卦都由卦象、卦名、卦辞、爻数、爻辞这五部分构成，除了《乾》《坤》二卦有七条爻辞外，其余六十二卦都只有六条爻辞。试以《屯》卦为例作说明：

 ← 卦象

屯 ← 卦名

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卦辞

初九 ← 爻数 鹰桓，利居贞，利建侯。← 爻辞

六二 ← 爻数 屯如邇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爻辞

六三 ← 爻数 既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

吝。←爻辞

六四←爻数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爻辞

九五←爻数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爻辞

上六←爻数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爻辞

卦象是占筮所得到的图像；卦名是这一卦的名称，也是该卦所论述的主题；卦辞通常是对该卦主题的总结归纳，有时也用作进一步说明该卦主题思想；爻数中的“初二三四五上”表示六爻在该卦中的顺序，爻数中的“九”“六”据说分别表示阳爻和阴爻，这恐怕同占筮方法有关；爻辞是对该卦主题展开的论述。除了卦象和爻数，其他有文字表述的部分我们称之为经文，经文包括卦名、卦辞和爻辞。因为本文《周易释疑》只求破解《周易》经文的真实意思，所以只涉及卦名、卦辞和爻辞，不研究卦象和爻数。

二、理解《周易》中的断语

除了懂得《周易》的篇章结构外，还必须掌握《周易》中断语的确切含义。所谓断语是对某事某人未来好坏吉凶所下的判断。《周易》中使用最频繁的断语有“吉、利、亨、贞、吝、悔、厉、咎、凶”九个，下面一一作分析说明：

吉：表示未来吉祥、吉善，属于最好的断语；故“初吉”即事情最初吉祥；“中吉”即事情中途吉祥；“终吉”即事情最终吉祥；“贞吉”即未来吉祥；“大吉”即大吉祥；“元吉”，“元”训为大，故“元吉”与大吉义同；“引吉”乃“弘吉”之误，“弘”训为大，故“引吉”即大吉。

利：表示对某事或某人有好处，属于好的断语，其好的程度略轻于“吉”；故“无不利”即没坏处；“无攸利”即没好处；“利贞”即对未来有好处；“利有攸往”，“有攸往”指事情向将来发展，“利有攸往”即有利于行事；“利涉大川”，“大川”指大江大河，此句本义是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喻比有利于应对艰难险阻，能解决艰难局面；“利见大人”，大人指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有时指天子君王或官员，有时指祖先神灵，有时也指人格上的有德君子，故“利见大人”的意思是有利于遇见高位者，

有利于发现君子。

亨：“亨”字是由古文字“享[xiǎng]”字演变而来。“享”的本义是“献”，指民众向部族首领进献贡品，后来人们有了祈求天地鬼神保佑的原始宗教意识，就向天地鬼神进献玉帛牺牲，这就是祭祀。祭祀的主要方法是将祭品烧煮使其香味升腾至天，古人认为通过这种方法能让天地鬼神享用祭品，因此“享”演变为“亨[pēng]”，即后来的“烹”字。祭祀的目的除了祈求天地鬼神保佑，在重大事情的决策上还希望得到天地鬼神的指示，于是“享”又演变成“亨[hēng]”，表示人与天地鬼神之间能够互相沟通信息，因此“亨”有“通达、顺畅”的意思。由此可见，通过祭祀方法的“亨(pēng)”即烹煮祭品，让天地鬼神“享[xiǎng]”即享用祭品，最终达到人与天地鬼神“亨[hēng]”即沟通的目的，“亨”字发音的演变刚好表明了我们祖先从物质向精神层面逐步文明化的过程。《周易》里的“亨”基本上表示“通达、顺畅”，有时也指祭祀。“元亨”，“元”训为大，“元亨”即“大通达、大顺畅”。“亨”属于好的断语，其好的程度略轻于“利”。

贞：“贞”的本义是用某种手段预测未来吉凶，预测未来吉凶也叫贞问。古人贞问未来吉凶的主要手段是用龟甲占卜和用蓍草占筮。《周礼·春官·天府》曰“季冬，陈玉以贞来岁之美恶”，《周礼·春官·大卜》曰“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这里的“贞”都用作动词，表示贞问未来吉凶。既然“贞”的目的是贞问未来吉凶，当它作名词用时就可表示“未来”，当它与其他表吉凶的断语结合时，就表示未来将如何如何。比如：“贞吉”即未来吉祥；“贞凶”即未来凶险；“贞吝”即未来有艰难；“贞厉”即未来有危险；“利贞”即对未来有利；“永贞”即未来较长时期内；“居贞”的“贞”乃“正”字的假借，“居贞”即“居正”，意思是遵循正道。另外，据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贞”字由“鼎”字演变而来，故也可训为安定、不变。因此“安贞”即未来安定；“利艰贞”即有利于由艰难转为安定。因为“贞”的本义是贞问未来吉凶，所以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断语，只有当它同其他断语结合时，才起到断语的作用。

吝：表示艰难，属于坏的断语，但其坏的程度最轻；故而“小吝”即未来将有小艰难；“终吝”即最终将有艰难；“贞吝”即未来将有艰难。

悔：表示困厄、困扰，属于坏的断语，其坏的程度重于“吝”；故而“有悔”即将有困扰；“无悔”即没有困扰；“悔亡”即困扰消除；“悔有悔”通“悔又悔”，表示困扰将接二连三发生。

厉：表示危险，属于坏的断语，其坏的程度重于“悔”；故“有厉”即有危险；“贞厉”即未来有危险。

咎：其本义为天神降祸于人，属于坏的断语，其坏的程度重于“厉”；故“为咎”即造成灾祸、将成为灾祸；“匪咎”通“非咎”，即不是灾祸；“无咎”即没有灾祸；“何咎”是反问句，表示有什么灾祸呢？即无灾祸。

凶：表示凶险，是最坏的断语；故“终凶”即最终有凶险；“有凶”即有凶险；“贞凶”即未来有凶险。

了解了《周易》的篇章结构和断语的含义，我们就可以着手阅读《周易》了。

三、重经文轻卦象爻数

《周易》中的“卦象”是指通过复杂的占筮过程得出的由六根或连或断的横线组成的图像，古人正是通过对图像的诠释来预测未来好坏吉凶。这种诠释本身无逻辑可言，况且古人对卦象的诠释往往是各取所需，随意发挥的，因而研究卦象对我们今人来说毫无价值。

请看举例：

据《国语·晋语》记载，秦穆公打算帮助晋国公子重耳回国执掌政权，董因给重耳占了一卦，占得《泰》卦 。《泰》卦的卦象是坤上乾下，坤为地，乾为天。既然地在上天在下，自然可以理解为乾坤颠倒，臣下犯上，乃大凶之兆。然而董因却诠释说“是谓天地配”，他认为地在上天在下是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通之象。这种诠释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发

挥。如果董因反对重耳回国执掌政权，他也可以此乾坤颠倒的卦象劝阻重耳回国。

再举一更极端的例子：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有病，秦伯让医和为他看病，医和看过病后说，《周易》里有《蛊》卦䷲，《蛊》卦的卦象是艮上巽下，艮为山，巽为风，《蛊》卦是女人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因此此病没救了。《左传·僖公十五年》又记载，秦穆公率兵伐晋国，卜徒父为他占筮，占得《蛊》卦䷲，他诠释说，《蛊》卦的卦象是艮上巽下，艮为山，巽为风，现在是秋天，我们的风吹落他们晋国的果实并取得他们的木材，所以卦象显示可以战胜晋国。两例同样是占得《蛊》卦，同样是诠释卦象，一个结论是“此病没救了”，一个结论是“可以战胜晋国”。可见古人对卦象的诠释是各取所需随意发挥的，因此卦象对我们今人来说毫无研究价值。

再说爻数，爻数仅仅是用来表示某爻在某卦中的顺序。在春秋时代，《周易》中还没有爻数，是后人为分辨某爻在某卦中的顺序而加进《周易》中的。

请看举例：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大夫蔡墨向魏献子解释龙何以消失的缘由，他说古代人能够生擒并驯养龙，是因为当时有人专门学习如何捕捉和驯养龙，后来这门技术失传，因此龙也就消失了。蔡墨说《周易》中就有龙的描述，“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请注意《左传》作者对爻辞顺序的表述方法：

“潜龙勿用”是《乾》卦的第一爻，《左传》作者不称之为初九，却称之为“《乾》之《姤》”，这是因为《乾》䷀与《姤》䷫的卦象其他都相同，唯第一爻不同，当时人没办法表示《乾》卦的

第一爻，只能用“《乾》之《姤》”表示，所以“《乾》之《姤》”指《乾》卦的第一爻，即初九爻“潜龙勿用”；

依此类推，“见龙在田”是《乾》卦的第二爻，《左传》作者称之为“其《同人》”，因为《乾》䷀与《同人》䷌的卦象其他都相同，唯第二爻不同，所以“《乾》之《同人》”表示《乾》卦的第二爻，即九二爻“见龙在田”；

“飞龙在天”是《乾》卦的第五爻，《左传》作者称之为“其《大有》”，因为《乾》䷀与《大有》䷍的卦象其他都相同，唯第五爻不同，所以“《乾》之《大有》”表示《乾》卦的第五爻，即九五爻“飞龙在天”；

“亢龙有悔”是《乾》卦的第六爻，《左传》作者称之为“其《夬》”，因为《乾》䷀与《夬》䷪的卦象其他都相同，唯第六爻不同，所以“《乾》之《夬》”表示《乾》卦的第六爻，即上九爻“亢龙有悔”；

“见群龙无首，吉”是《乾》卦的第七爻，《左传》作者不称之为用九，却称之为“其《坤》”，因为《周易》中唯有《乾》《坤》二卦与众不同有七个爻，而《周易》所有卦象都只是六根或连或断的横线，无法表示这二卦中的第七爻，所以当时人将《乾》卦的第七爻称之为“《乾》之《坤》”，即用九爻“见群龙无首，吉”；

“龙战于野”是《坤》卦的第六爻，《左传》作者称之为“《坤》之《剥》”，因为《坤》䷁与《剥》䷖的卦象其他都相同，唯第六爻不同，所以“《坤》之《剥》”表示《坤》卦的第六爻，即上六爻“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左传》作者为什么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表示某爻在某卦中的顺序位置，为什么不直接用爻数即“初二三四五上”来表示呢？我想唯一的解释是当时爻数还未产生，爻数是后人为分辨某爻在某卦的顺序位置而加上去的。至于表阴阳的“九、六”也只是对应卦象中六根表阴阳的横线而已。所以爻数对